

将门良驹：折克俭与宋夏战争^{*}

高建国

(延安大学 陕北历史文化研究中心, 陕西 延安, 716000)

摘 要：府谷县文管会藏《折克俭墓志铭》，志主折克俭（1048—1098）是北宋府州豪族折氏家族成员。志文详载折克俭少年读书的事迹及其多次领兵出界的战斗，并因此步步升迁的履历。从折克俭少年读书的记载，略可窥见府州及折氏文风渐开；他多次参加的军事行动，反映了北宋自中期以来与西夏关系的错综复杂；而他快速升迁的历程，正反映了朝廷给予折氏的优待政策。

关键词：折克俭；折克行；府州文风；宋夏战争

鲜卑族裔府州折氏，是宋代拥有世袭知州资格的特权家族，也是宋代有名的边将豪门。史书谓折氏“代出名将”，自折从阮抗辽自立以后，先后涌现出诸如折德晟、折御卿、折继闵、折克行、折可适等多位优秀将领，他们的事迹或详或略地被记录在《宋史》等史籍中。作为一个历经十代之久的将门世家，折氏子弟亦多知兵，常在宋夏战场上为国尽忠；父祖的恩荫、后天的努

^{*}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省教育厅重点项目“《葆真居士集》辑校与府州折氏文化”（15JZ089）与延安大学校级科研项目“北宋府州折氏家族墓志研究”（YDBK2014-02）阶段性成果。

力，加之朝廷对折氏的恩宠，折氏子弟在官职的升迁方面亦表现出超凡的一面。折氏子弟多数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三班使臣的职位，战功多者即可得到诸司使、副的职位。折继闵之子折克俭，以父荫入职，参加了宋朝对夏战争中多次军事行动，最终官至右骐骥使，正如其墓志所谓，堪称其为折氏“将门良驹”。本文即以其墓志为中心，结合传世文献记载，拟对折克俭的一生及其与宋夏战争的相关史实进行考述。

《折克俭墓志》，全称为《右骐骥使河东路第八将护军武功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赠右金吾卫大将军折公墓志铭并序》，志石高、宽均为94厘米，厚14厘米，有宽约2.5厘米的花边，现藏府谷县文管会。

折克俭，史籍无传。1976年，在府谷县折氏坟园内发现了《折继闵神道碑》，其中有继闵“子六人，长克俊，左班殿直，早逝。次克柔，皇城使、忠州刺史、致仕。次克行，秦州观察使、太原府路兵马钤辖、知府州，累赠少师，谥武恭。次克俭，左骐骥使。克廉，右班殿直。克仁，内殿承制，皆卒”的记载，^①与折克俭墓志中“考讳继闵，宫苑使、果州团练使、充麟府路驻泊兵马钤辖、知府州、赠太尉”的记载正相印证；不合者，只有折克俭左、右骐骥使的官职。

从兄弟六人的官阶来看，兄长克俊早逝，故与五弟、六弟官阶一样，为八九品的小使臣。克柔、克行先后继任知州，官阶较高，皇城使是武官阶正七品的第一资、秦州观察使则属于武官官阶最高一等的正任官阶列，元丰官制后为正五品。四弟克俭虽然没有做过知州，其官阶“右骐骥使”却属于大使臣二十一阶的第四资，仅次于仲兄克柔。克俭又为河东第八将，还有护军的勋和开国男的爵位，以及死后的追赠。志文撰者官品虽较低，却是时任知府谷县事张惠夫，与折氏同处一方，是深知折克俭经历的人；书丹和篆盖者官品较高，均为从五品的朝请大夫，分别是时

① 戴应新：《北宋折继闵神道碑疏证》，《折氏家族史略》，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

任广西路转运副使陈仲宜、开德军府通判吴恂。种种迹象表明，折克俭必定有过非凡的经历和战功。

一、折克俭少时读书

据志文，折克俭，字仲礼，卒于绍圣五年（1098），享年 51，则其生年当在庆历八年（1048）。他的简历可以写为：折克俭（1048—1098），字仲礼，北宋府州人。

折克俭四岁的时候，父亲折继闵去世，季父折继祖袭职，并担负起照料家族的任务。因此墓志铭中有“公在襁褓亡怙，恃仲父鞠育，殆过所生”之语。

幼年丧父的折克俭，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行为：“沉默寡言，不为子弟华靡。须长者命，然后敢出入。择士以交，行不由径，卓然异于流辈，真千里驹也。初，嗜诗书，笃学问，躬延儒生，靡有惰容。”府州折氏，世守本州，习武风气浓郁，武将辈出，能征惯战。相反，折家的文风远不如武风浓厚。折家祖先，从太山公到折嗣伦、折从阮、折德康、折御卿五代人，史书中没有记载其有读书好文的；到了折继闵时才“读韬略，务通大义，论古今将帅，识其用兵意”。即使如此，折继闵读的也还是兵书一类，而他带兵时，见其“部曲有习书数者，辄笞辱之，以谓边兵当以射猎战斗为生活，今更习书数，疲软自是始矣”。在这种家风之下，折克俭知书识礼、择士问学的行为，真的是“卓然异于流辈”了。折克俭这种浓厚的文气，恐怕与其季父折继祖有关。据《宋史》载，折继祖曾得仁宗赏赐《九经》。^①李裕民先生曾谓“在北宋前期，折氏对用兵以外的知识是轻视的……到折继祖任知州后，此风有很大改观”。他引《玉壶清话》：嘉祐二年（1057），麟州通判夏倚因公至府州，折继祖拿出“图史、器玩、琴博、弧矢之具”供他欣赏；夏倚则评价说，“虽皇州缙绅家止

^① [元]脱脱等：《宋史》卷 253，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于是乎，信乎文德之遐被也”，还说“其子弟亦粗知书”。^① 有本志文佐证，夏倚所说的话，当不只为官场恭维之语。

另外，据府谷县文管办所藏《宋安丰王评事墓志铭》所记：王光甫（1056—1122），其祖父本为“石之师儒”，嘉祐中，其父迁居府州。王光甫“幼孤，禀质喜文，日谒先生之席听读亡倦”，“僻于文字之乐，淳淳之海，亦励其子星历、五行、风角、推步之术，而皆尽粹”，到其卒时，“藏书仅千秩以遗□昆四方，金石遗文，靡所不有”。王氏文风浓郁，其长子举进士，不幸早亡。墓志铭为其次子宗望所书，孙男四人，长孙习佛，次三孙均习文。

王氏家族并非显宦，却是府州地方上难得一见的诗书世家，其时代与折继祖知府州、折克俭少年时期大致相同。上有府守雅好文史，中有世家子弟嗜读诗书，下有民人习文传家，则其时府州文气渐开，可见一斑。

折氏地处边境，毕竟须以武立家。折克俭虽然嗜读诗书，却也不得不面临这样的现实。在家族长辈的劝导下，最终“感悟，始习骑射，学军旅，凡战守之画，纪律□□，□深明而博究，以至蕃汉兵，亦熟察其情”。墓志谓其壮志为“当宽明主西顾之忧”。折克俭从一位文士成为武官，“以太尉遗表，补三班奉职”，正一步一步走向宋夏战场。

二、元丰四年八月麟府路出界招徕蕃族

熙宁四年（1071），仲兄折克柔袭职知府州事。他对四弟很照顾，“始领州牧，首奏辟公随行指使以□”，“事无巨细，一以属委”。不过在折克柔继任以来，宋夏之间刚刚打完啰兀城之战和熙河之战，局势较为安宁。所以直到元丰四年（1081）前，折克俭一直在麟府路任职，熙宁七年（1074），麟府路军马司委任

^① 李裕民：《折氏家族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66页。

折克俭权宁府寨靖化堡弓箭手巡检。四年后（1078），折克柔因目疾，归职于三弟折克行，四弟折克俭倾力支持。袭职后的折克行也很看顾弟弟，向朝廷推荐他，并得到时任枢密直学士、河东经略孙永的任用。因为阙文，不知具体情况，但最后两字为“拥队”。熙宁七年（1074），朝廷实行将兵法。每路设一定名额的将，为仅次于军之下的一种军事编制单位。每将设主将、副将、押队、部将、队将、拥队等职务。据此，其时折克俭在军中担任的仅只是基层的军职。

从元丰四年（1081）开始，宋夏关系又开始紧张。这一年，西夏发生政变，惠宗李秉常被其母亲梁氏幽禁。宋朝方面得知消息后，朝野上下一片哗然，以为是兴师问罪的好时机。所以朝廷一面招徕蕃族，一面下令兵分五路，大举伐夏。志文载“四年八月，麟府路军马与第七将分道招来蕃族。适遇敌，公居前迎战，一鼓而破之。奉□□□□□□月，诏五路出师，问罪河东”。从行文上来看，这里面似乎是两次出师。而据《折克行神道碑》的记载，当年折克行也是两次出师。^①元丰四年（1081），宋夏之间发生第二次灵州之战。宋军五路军马一起出动，欲直捣灵州。然据史籍载，隶属于宦官王中正节制的麟府军，是在当年九月丙午从麟州出师的。^②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元丰四年四月间，朝廷收到沿边诸将奏文，得知西夏政变。从四月到七月，神宗一方面督促沿边诸将进一步侦探情况，一面调兵遣将，并最终于七月庚戌日确定出兵日期，即“九月丙午日”。而发起此次军事行动的武将，是鄜延路主将种谔。他认为应该乘西夏政变、各部族迟疑不决之际，出界招徕沿边蕃族；并且于八月初二就领兵出绥德城外，同时命所属各部将出塞招徕蕃族。当时麟府路军马听种谔节制，所以麟府路也参与了这一次出塞招徕蕃族的军事行动。本志文所记“四年八

① 戴应新：《宋〈折克行神道碑〉考释》，《文博》1987年第2期。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6，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50页。

月，麟府路军马与第七将分道招徕蕃族”的记载，与史料吻合。种谔的行动，引起西夏军警觉。为此，朝廷很是不满，神宗诏令鄜延路经略使沈括，要求种谔等退兵，以待原定出兵日期。所以在《折克行神道碑》中才会有麟府路军马出界后一战而班师的记载。

折克俭墓志载宋军元丰四年八月出界招徕蕃族，与《折克行神道碑》所记吻合，当可作信史；鄜延路与麟府路的两次出界，可丰富我们对宋夏关系史研究的相关认识。

三、元丰四年九月麟府路出界攻取宥州

志文载：“厝置司差公为前军右阵队将，进攻宥州，夏贼来拒。公奋击破敌，亲枭贼首，第赏给，赐银绢减貳□□□。”

厝置司，当为麟府路厝置司的简写，《长编》卷三百十五有记载，^①其节制官为宦官王中正。其时，折克俭在军中的地位有所提高，为队将。折克俭率军攻取宥州，乃是为了掠取军需。王中正“不习军事，自入虏境，望空而行，无向导斥候。性畏怯，所至逗留”^②。司马光的指责不无道理，《长编》记王中正自九月丙午出界至白草平后就逗留九日，直至十月乙卯，方引兵西行三十里，到鹅枝谷，丙辰至皓峰，又逗留不前。还有两个比较关键的原因，本来麟府路出兵，朝廷要求鄜延路种谔听王中正节制。河东路转运判官请问出界需备几日粮，王中正自以为鄜延路要听命于自己，只要两军会合，鄜延路的粮草也就可以为麟府军所用，所以命令只备半月粮。结果鄜延路种谔因为率先攻取了米脂，朝廷又发诏令，鄜延路不再听王中正节制。王中正管不到鄜延路，就得不到鄜延路的粮草。麟府军开始饿肚子，好在发掘出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18页。

②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4，《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21页。

界外人的窖藏，勉强撑了一阵子。等王中正率军到达夏州时，夏州已经投降了种谔。鄜延军抢功先行，麟府军所得才三十余级，粮食又不够，众军将迫切要求一场战斗。^①

宥州，在今陕西省靖边县东，原隶定难军，为西夏左厢要地，嘉宁监军司治所，是西夏对宋的交通门户。^② 而宥州之战，确实给麟府军提供了立功的机会。《涑水记闻》记载，“宥州有民五百余家，麟府军攻城，斩首百余级，迫降十余人，获牛马百六十，羊千九百”。之后，府州知州折克行又率军发蕃族窖藏，途中遇敌千余，斩首九百余。^③ 据《折克行神道碑》记载，此后折克行还有一次胜仗。

综上，元丰四年九月，折克俭与兄折克行奉命出征，因为统军的王中正缺乏运筹帷幄的能力，致使麟府军马缺粮。在此情况下，麟府军决定攻取宥州。在这次战役中，折克行为先锋，折克俭为前军右阵队将，宥州很快被夺取。折克行率军又发窖藏，又两次迎敌，折克俭应该也参与了这些战斗。不过，元丰四年（1081）宋军的征讨，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

四、元丰五年麟府军出界

元丰四年（1081）宋军五路伐夏，终因粮草短缺而全部撤回。西夏方面，秉政的梁太后加紧收复失地，鄜延路与麟府路所得银、夏、宥等地重新被西夏控制。次年四月前，沈括遣部将曲珍屯兵绥德城，准备城守葭芦寨。“括使龙神卫四厢都指挥使、绛州防御使曲珍将步骑二万，治师于东川，言欲袭葭芦，出鄜延东道。夏人悉备东方。师行数里，反旋而西，三日至金汤，拔之，斩首千五百级，俘宥州观察使格众数千人而还。乃移军讨葭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18，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683页。

② 吴天墀：《西夏史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③ [宋]司马光：《涑水记闻》卷14，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78页。

芦，遣曲珍屯绥德以图之。夏兵塞明堂川以拒珍。括阴遣别将李仪自河东客台津夜绝河以袭葭芦，河东将訾虎率麟、丰之甲会之。夏回救葭芦，还，得地二百里，控弦四千人，以守河梁。”^①其中就有麟府军马司参加，但是其中没有提到府州兵。到四月己卯，沈括上奏：“曲珍已分遣将佐城葭芦寨。诏：‘近据麟府军马司，张世矩已领兵出，讨除左厢屯聚贼马，宜移报曲珍照会诫敕所遣出界将佐，照管士卒，稳审取胜，勿轻敌也。’”^②庚辰，上批付沈括：“麟府路谍报，西贼于神木堡聚兵，其首领皆牙头选募血战之人。本路兵出塞当次地分，不可不小心接战，可与曲珍诫责将官，详审措置。”^③据此则可确定，鄜延路城守葭芦寨的时候，麟府军也出界牵制夏军。

志文记载，与此相符：“□□□□，麟州界举兵入右厢掩袭贼屯，至匿坑浪，公率先与贼鏖斗，贼奔北，遂烧夷附落，队下斩馘百余。叙功，迁右侍禁。”其中所缺四字，当为“五年四月”。唯不知“匿坑浪”在于何处，不知麟府军此次出界与西夏交兵的地点。不过，此处有一错误之处。元昊建国后，在边境设置左、右厢，左厢有州路，驻兵五万人，以备鄜延、麟府，右厢甘州路，驻兵三万人，以备西蕃、回纥。故此处所言“入右厢掩击贼屯”，当为“左厢”之误。

五、元丰六年阻击西夏兵犯麟府路神堂寨

经过以上两次战争，宋夏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宋朝方面开始修筑边堡防御，而西夏方面则年年四处扰边，宋夏间局部的小规模战争时有发生。而这些战斗，为折克俭提供了很好的发展机会。四五年间，折克俭的官阶就从正九品的小使臣升到从七品的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820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831页。

③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7832页。

诸司副使阶。

《宋史·神宗本纪三》载：元丰六年（1083）五月，“是月，夏人寇麟州，知州訾虎败之”^①。《长编》元丰六年六月辛亥，“河东经略司言：五月，西贼入麟州神堂寨，知州訾虎等领兵出战有功”^②。本志文记载：“六年春，麟守訾虎□师□□□□□□族。时有贼首数辈，率众遽来。公为中部右骑，引兵冒矢石，直前决战，躬克酋健，所部诛获百余级，招降蕃倪数百户，夺畜产千计。”证以史料，与此正相符合。据《北宋麟府丰三州守臣索引》，訾虎，约神宗元丰五年至哲宗元祐初任守麟州知州。^③ 则其时，折克俭参与了神堂寨战斗，并且大有斩获。所以经过朝廷考核，折克俭由正九品的小使臣，转为正八品大使臣即内殿崇班、内殿承制。

折克俭的官阶升高后，实缺的地位也随之提高。元丰七年（1084），其兄折克行请于帅司，求授军马司留充准备差使，朝廷随即授以神木、肃定堡巡检职务。考宋代麟州地理，麟州下设新秦县、银城县、连谷县。银城县又有神木寨、神木堡、肃定堡。不久，折克俭又权第三将部将。当时吕惠卿为河东经略使，元丰八年（1085）二月，又易折克俭权第七将部将，驻地从汾州转到晋州。

六、元丰八年麟府路出界

元丰八年，折克俭再次随兄折克行出战，斩获有功。“会夏贼□□侵□□鄙，开府公为制将出师讨荡，及皆崖、罗浪与贼遇。前锋将破贼寨，乞增兵。开府公帅兵潜袭，部下斩获甚众。录功，推减年为赏。”

① [元] 脱脱等：《宋史》卷 16，中华书局 1995 年版。

② [宋]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35，中华书局 1995 年版，第 8078 页。

③ 李之亮：《北宋麟府丰三州守臣索引》，《延安大学学报》2001 年第 1 期。

但是此次出兵,《折克行神道碑》没有记载。《长编》载:四月庚戌,“知太原府吕惠卿遣兵入西界,破六寨,斩首六百级”。此条后面小字注云:“《吕惠卿家传》云:……吕惠卿牒知屯聚所在,迁将刑佐臣、折克行、訾虎以蕃、汉步骑二万二千出左厢,至聚星泊、满郎、嘉伊、革罗朗、三角等处,破六寨,斩首六百级,凡首领十三人,获铜印十四颗,骆驼牛马以万计,追奔数十里,振旅而归……”^①又,五月甲午:“皇城使、荣州团练使、知府州、兼河东第十二将折克行言:‘率兵入西界夜战,翌日克捷’;崇仪副使、权管勾麟府路军马公事邢佐臣言:‘第一将虎率兵入西界聚星泊、满朗,战胜,获首四百级、伪铃辖一人。’诏有功当赏者,经略司书空名迁官宣劄行赏,自朝廷推恩,即具功装以闻。”^②两条史料结合,则折克行于当年四月入西界至嘉伊、革罗朗。而志文记载,“及皆崖、罗郎与贼遇”,嘉伊与皆崖,革罗郎与罗浪,音韵相近,更增加了本志文的可靠性。如此,则本志文所记不误,可补《折克行神道碑》缺漏之处。

七、绍圣四年麟府军两次出界

志文载,绍圣二年,折克俭充河东第四副将,忻州驻扎。而其时“西鄙未靖”,因为当时西夏以划界未定为名,不断侵扰边境。绍圣三年,夏军数十万人犯鄜延,直达延州城下,攻陷金明寨。《折克行神道碑》记载,为牵制夏军,折克行出兵麟州界外。此间,折克俭“屡申请易边任。俄被帅檄选,公应副河外军期”。应副河外军期,指的应该就是援助鄜延路的战役。四年闰二月以来,折克俭又两次出界,《折克行神道碑》对此也有记载。《长编》四百八十五,绍圣四年夏四月乙酉:“枢密院言:‘河东路自去秋及今,折克行等累统制军马出塞,无不胜捷,前后共获贼首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478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56,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507页。

三千余级。近出师援助修筑葭芦寨，师旅方还，数日间，将兵出界，照应泾原进筑，直至西界地方长沙川以来，讨荡贼巢，斩级两千，获孳畜、铠仗，焚荡族帐不少。贼众缘此远遁，不敢并边牧。……’”^①《长编》从元丰八年至绍圣四年夏四月前的内容缺失，故找不到折克行出师的直接记录。前引记录，是绍圣四年枢密院上奏哲宗皇帝的部分内容。从中可以窥见，绍圣三年秋以来，麟府军频繁出界，斩获巨多。《长编》卷四百九十又记载河东路经略司奏文，其中提到“闰二月十五日，西贼六万侵犯神堂等堡”，“王师乘胜修筑葭芦”，则本志文所记四年闰二月折克俭出界，当为事实。^②

绍圣三年到元符二年，孙览为河东经略。因为西夏入境，麟府与鄜延交通受阻，经略孙览欲进筑葭芦，联通秦晋。四年，宋军攻入葭芦川，同时麟府路出兵夏界，折克行陈兵吐浑河。宋军两路出动，西夏狐疑不决，孙览乘势进筑葭芦寨。元符二年，宋军又在麟府路筑河外八寨，而在此期间，鄜延、泾原登路，也大修堡寨。两年以后葭芦寨改名晋宁军，从此晋宁军成为联通麟府与鄜延之间的孔道。在此期间，为保护修筑堡寨工程顺利进行，麟府路又两次出军夏界。当时府州知州折克行兼为河东第十二将，统制麟府路兵马，折克俭隶属其麾下，斩获为多。从绍圣元年（1094）至绍圣四年（1097），折克俭因战功而再升五资，加六宅使，而其实缺，则升为第八将。后来因为进筑神泉寨，折克俭参与谋划有功，迁右骐驎使。

至此，折克俭的官阶升到最高，而府州折氏除知州折克行兼河东第十二将外，折克俭以右骐驎使官阶，为河东第八将。而此时，府州折氏家里，还有一位以刺史致仕的左藏库使即折克柔。而折氏另外一位名将折可适，在泾原路战功显赫，官阶为明州观察使、泾原路副使、都总管。则其时府州折氏在边将中的地位可

①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518页。

②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85，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1623页。

见一斑。

府州折氏在北宋时世袭了知州一职，其子弟可以恩荫的方式入职，并且依托宋夏间经常性的军事冲突而获得朝廷的封赏和升迁。折克俭的一生，很细致地诠释了这种历史。他本爱好读书，为折氏文风渐开的一个独特例子，但却为族人所劝：“我家居河外旧矣，奋卫御侮，世为长城。自郑公以来秉将，钺袭州麾，久被本朝异眷，虽百死何以报？今贺兰逋寇，擅窃跳梁，正抚剑抵掌，愿□□□□之秋。昔人慨然投笔，尚取封万里。矧山西世将，宜举族效节！尔乃释武事，独区区守笔砚，不亦右乎！”故此，折克俭投笔从戎，以乃父恩荫入职，初补三班奉职。经过四十余年间的战斗生涯，最终升至七品的右骐驎使。他所参加的数次战斗，除一次大战外，多属宋夏间沿边围绕堡寨进筑引起的军事冲突，规模小而见功多，加之乃兄克柔、克行的荐举，故其官阶迁转速度，远超正常标准。而其志文详细的记载，正反映了北宋中晚期以来宋夏双方在今陕北地区针锋相对、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可补宋夏关系史、府州折氏史研究的不足。

作者简介：高建国（1985—），男，陕西府谷人。法学博士，延安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宋代西北民族关系。